

《廣州通紀》初探

高田時雄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前言

《廣州通紀》日本天保癸卯（十四年，1843年）抄本，四卷二冊，現在做為中山久四郎（1874-1961）舊藏“中山文庫”中的一種，收藏於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這是戰爭時期日比谷圖書館依據為保護貴重文獻免於戰火毀壞而實施的“特別買入制度”而購入的一部文獻¹。卷首有“穴戶昌藏書記”的印章，說明這部書在轉歸中山所有之前曾是明治時期的本草學者穴戶昌的舊藏²。此外，卷末有“此書世間所傳甚稀，今籍熊山澤翁之本以膳寫焉。天保癸卯之春，蕉廬識。”的跋語，可以判明這是天保十四年作成的寫本。作成寫本的蕉廬即是佐藤信古（1807-79）³，原本的持有者熊山澤翁則是伊勢神戶藩的儒官澤徽（1779-1855）⁴。這篇小論，就是對這部書相關情況的一些報告。

作者和真偽

本書第一卷的卷首，如圖版所見，有“極西南懷仁敦伯譯、大明西橋楊廷筠記”的題字，明示是清初的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著作。南懷仁著有題為《坤輿全圖》的世界地圖和相當於其解說的《坤輿圖說》⁵及節略本《坤輿外紀》。此前還與利類思（Louis Buglio, 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Magalhaens, 1609-1677）共著、刊行了《西方要記》。大概看一下《廣州通紀》的內容，就可以知道，儘管冠以“廣州”的名稱，但實際上是一部世界地理書籍。因而把它視為著有上述地理學典籍的南懷仁的著作也並不奇怪⁶。但是把這部書做為南懷仁的著作之一提及的材料還沒有⁷。而且如果考慮到楊廷筠的生卒年（1562-1627），首先“南懷仁譯、楊廷筠記”這一點就是不可能的。南懷仁到達澳門的時間

¹ 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特別買上文庫目錄 諸家 漢籍》，1971年，33頁。中山久四郎，漢學家、東洋史學者。在德國留學時師從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後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授。榎一雄《中山久四郎博士の學績 [附著作目錄並びに東洋文庫受贈の遺稿書跋類及び圖書]》，《東洋文庫書報》第6號，1975年3月，44-98頁。

² 這批種類繁多、數量巨大的藏書在昭和十年（1935）十一年的兩年間被拍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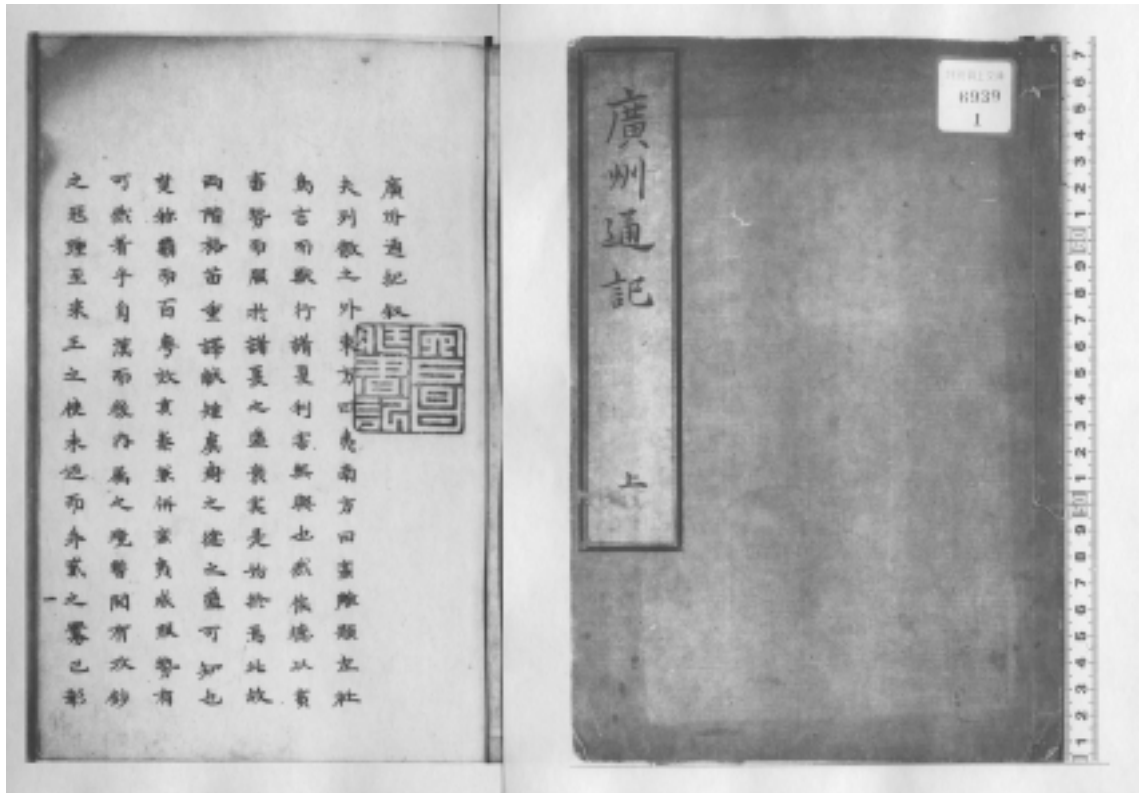
³ 據長澤孝三編《漢文學者總覽》，佐藤信古“幕臣，字子老，號蕉廬，通稱彥吉或次左衛門”。

⁴ 岡田龜太郎編《阿波國諸家詩鈔》（德島：私家版，1962年）附《作家略傳》做了如下介紹：“澤熊山，名徽，字子慎，通稱三郎。蜂須賀老臣長谷川氏的家臣。至京都師從佐野山陰，研習子部。伊勢神戶侯本多氏聘掌文學。後，從侯至江戶居住，結海鷗社，鼓吹文學，與古賀穀堂、林述齋、安積良齋、齋藤拙堂交往。著有《獨喻集》等。”

⁵ 《坤輿圖說》之前刊行了《坤輿格致略說》。參鄒振環《南懷仁 坤輿格致略說 研究》，收入《古代中外關係史：新史料的調查、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北京，2002年）。

⁶ 有關南懷仁的地理學著作，參：鮎澤新太郎《南懷仁が支那に紹介した世界地理書に就て》（一）（二），《地球》第24卷第5、6號，1935年；同作者《南懷仁の坤輿圖說と坤輿外紀に就いて》，《地球》第27卷第6號，1937年；秋岡武次郎《南懷仁の坤輿圖說について》（一）（二）（三），《地理教育》第29卷第1、2、3號，1938年；Lin Tongyang, “Ferdinand Verbiest'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John W. Witek, S.J. ed.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X, Steyler Verlag, Nettetal, 1994.

⁷ H. Jossion, S.J et L. Willaert, S.J., *Correspondance de Ferdinand Verbiest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1623-1688)*, *Directeur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卷末揭載的諸家著錄便於參考。而其中所舉共計59種著作中並無《廣州通紀》。



圖版 1 : (右) 封皮、(左) 序文第一葉

是 1658 年 6 月 17 日⁸，當時已是楊廷筠死後 30 多年了。這樣，這部書的真實性就非常可疑了。但是如果把這部書看做是東西文化交流中產生的一個變種，那麼嘗試對其內容進行一些考察，應該也不是毫無意義的。

構成

先說結論，這部書是雜揉艾儒略 (J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南懷仁《坤輿圖說》、黃衷《海語》三種著作炮製出來的。《海語》不是耶穌會士的著作，是著者黃衷從官場隱退後，在家鄉閒居的時候留下的有關外國商舶的記錄。黃衷是南海人⁹，在信息的收集方面可能會有不少方便之處。或許可以猜想，正是因為採用了黃衷的《海語》，才用《廣州通紀》做為書名的吧？

《廣州通紀》是採取以下的方式把這三種著作揉合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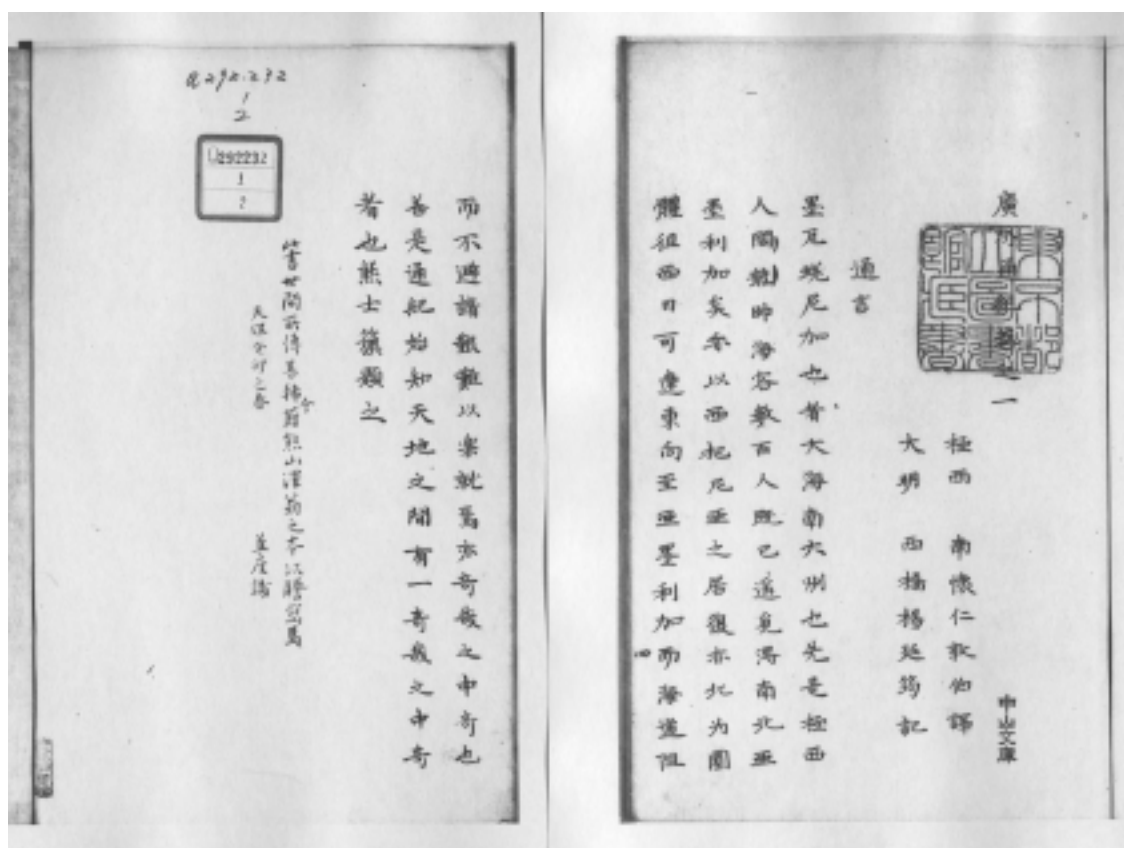
首先，書的開頭附有《廣州通紀敘》，其末尾有“故餘記我廣州通交之奇語而名廣州通紀自敘之”這樣的自序形式的話語，但沒有署名。實際上這是把黃衷《海語》的自序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過來。《海語》已被明代陳繼儒的《寶顏堂秘笈彙函》(即陳眉公家藏彙秘笈)收錄，此外也在清朝張海鵬的《學津討原》、周心如的《紛欣閣叢書》以及南海伍氏的《嶺南叢書》中收錄，從而流布開來¹⁰。諸本中載有黃衷自序的只有《寶顏堂秘笈彙函》和《學津討原》。前者有“嘉靖十五年(1536)歲柔兆涖灘三月朔旦黃衷謹識”的記錄，而後者則在作者名前冠以“鐵橋病叟”四字。

⁸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a & Paris, 1973, p.289.

⁹ 黃衷，字子和，南海人。弘治丙辰(1496)進士。《廣東通志》卷四五、《粵大記》卷一七有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海語》所附的提要中，不知何故誤為上海人。

¹⁰ 此外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本是以浙江鄭大節家藏本為底本，該本各條多附注釋，這是他本沒有的。

這樣《廣州通紀》襲用《海語》序文的時候，當然會修改那些不吻合的部分。例如把“洪武永樂之際，海外朝貢之國四十有一”改為“洪武之初至天啓之末，海外朝貢之國一百三十餘”；把“客談二國之事”改為“客談島夷之事”等等，都是為了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而進行的必要的改動。《海語》主要是記敘暹羅、滿刺加二國之事，而《廣州通紀》則涉及世界各國，當然有改寫的必要。此外，在涉及關聯文獻的地方，把“南州異物志、鷄林類事、寰宇記、島夷、諸蕃二志”改為“南州異物志、西域圖說、寰宇[記]、坤輿外紀、島語（原文如此）諸蕃二志”。這也是為了和實際符合而做的細微調整。《西域圖說》不知為何書，或許即是《職方外紀》。這點下面還會涉及。此外，從引用了《坤輿外紀》這點來看，《坤輿圖說》之外也參考了《坤輿外紀》的可能性很高¹¹。



圖版 2 : (右) 第一卷卷首、(左) 第四卷卷末

接着，“通言”題下，從“墨瓦蠟尼加”開始說起。此處用了《職方外紀》卷四末尾¹²“墨瓦蠟尼加”總說的文字。儘管幾乎完全一樣的文字在《坤輿圖說》中也可以看到，但詳加比較，可知這必然是《職方外紀》的文字。現把《廣州通紀》、《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的開始部分並列如下。

《廣州通紀》：先是極西人閩龍帥海客數百人，既已遙覓得南北亞墨利加矣。亦以西把尼亞之居復亦地為圓體，徂西日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

¹¹ 但是《坤輿外紀》中缺少《圖說》部分，而《廣州通紀》則用了《圖說》，所以利用了《坤輿圖說》這一點可無疑問。

¹² 《職方外紀》有杭州刊五卷本和福州再刊六卷本兩個系統，六卷本中“墨瓦蠟尼加”獨立構成第五卷。榎一雄《職方外紀の刊本について》，《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136-147頁。另參謝方《職方外紀校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中華書局，1996年）的《前言》。

治海舶，選舟師，裹餼糧，裝珍寶，給甲兵，命一強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

《職方外紀》：先是閩龍諸人，既已覓得南北兩亞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亞之君復念地為圓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治海舶，選舟師，裹餼糧，裝金寶，繕甲兵，命一強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

《坤輿圖說》：先閩龍諸人，既已覓得兩亞墨利加。西土以西把尼亞國王復念地為圓體，徂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海道阻，必有西行入海處。於是選海舶、舟師，裹餼糧，甲兵，命一強力之臣名墨瓦蘭者往訪。

儘管開頭部分不同之處甚少，但可以看出在細微的用字上《廣州通紀》和《職方外紀》的一致點應該是比較多的。

接着是《海語》的“暹羅”、“滿刺加”條。但是開頭的“嘉靖年中華人張黃山到於南海，開於二國，所謂暹羅、滿刺加之二海國也”的語句在《海語》中沒有，以何為據還不清楚。此外，“滿刺加”條中，《海語》的“佛郎機”全部改成“佛郎察”，這肯定是為了和《職方外紀》的表示相一致。其後，又從《職方外紀》中採錄“以西把尼亞”、“沒¹³[爾]杜瓦[爾]”、“拂郎察”、“意大利亞”諸條，而結束了第一卷。

第二卷同樣是從《職方外紀》卷三《利未亞》轉錄，接着還引用了同書卷四《亞墨利加》以及卷五《四海總說》。但儘管有“海名”、“海島”、“海狀”、“海舶”諸條，“海族”、“海產”、“海道”各條卻付闕如。省略“海族”、“海產”，是因為將其內容包括在“海語”的關連記事中了。此外，引用的《四海總說》的部分，因為《職方外紀》和《坤輿圖說》兩者關於這部分的文本基本一致，經常難以確定究竟是從哪本書中引用的。但是可以看出基本上還是採用了《坤輿圖說》。《廣州通紀》的“狗魚，善翾飛魚之影，伺其所向，先至其所，開口待啖……”的記載當中“狗魚”的名稱只能認為是依據《坤輿圖說》，因為《職方外紀》中是音譯的“白角兒魚”。此外“麻魚”、“海蝦蟆”、“風魚”諸條也只有《坤輿圖說》才有，《職方外紀》則無之¹⁴。其後在“海鳥”條中，先把“海鳥下文多，此記二品”的記錄放在前面，接着是引用《坤輿圖說》的記事。但是在“一宿島中者，常颺海面”之後，突然插入《海語》卷下《物怪》“人魚”條當中“適見婦人仰臥……”一段文字，接着又引用《物怪》的最初條“海和尚”以及卷中《物產》的最初條“音寵”，共抄錄下 19 行文字。其後緊接着就繼續引用《坤輿圖說》中上述“一宿島中者，常颺海面”後面的文字“海舶遇之，可占海島遠近”。由此可知這裏有錯簡，應是抄寫之誤。但這是抄寫此本的佐藤信古的錯誤，還是澤徽所藏原本已有的錯誤，現在已無法確認¹⁵。對《坤輿圖說》的引用直至“海族”的最後，之後引用《海語》的“人魚”條從開始至“…偶舶一港”的部分。其後接着就是上面提到的“適見婦人……”的部分，這部分本來是應放在這裏引用的。

然後繼續從《海語》卷中《物產》的“音寵”條引用，直至“象”、“海犀”、“海馬”、“海驢”、“海狗”、“獾”、“南海海鼠”、“海鷗”、“海鷄”、“海鶴”、“海鸚哥”、“海燕”、“火鷄”、“山鳳”、“鯊”、“海龜”、“鯉”、“鱧”、“鰻鱺”、“印魚”、“河豚”、“海蜘蛛”諸條。

接着引用《坤輿圖說》的“海產”條，然後又回到《海語》卷中，繼續引用“猛火油”、

¹³ “波”字之誤。

¹⁴ 《海族》中對於“刺瓦而多”魚的說明，《職方外紀》是“長尾堅鱗甲，刀箭不能入”，而《坤輿圖說》則是“長尾堅鱗甲，刀劍不能入”。僅就“箭”、“劍”的文字異同而言，《廣州通紀》的“長尾堅鱗[甲]，刀箭不能入”與《職方外紀》是一致的，但不能用此一例推斷全體的情況。順帶言及，《職方外紀校釋》中“刀”誤為“刃”。《天學初函》原刻本正是作“刀”。

¹⁵ 關於此錯簡，原書的行間加注已有所提示。恐怕是舊藏者宍戶昌或中山久四郎的手筆。

“醱醱”、“片腦”、“石蜜”¹⁶、“伽南香”¹⁷、“辟珠”、“蓬萊柰”諸條。至此結束第三卷。

第四卷先是引用《坤輿圖說》的《印第亞》的一部分，接着又舉出“納多理亞”、“韃而韃”、“渤泥”、“熱爾瑪¹⁸尼亞”、“莫斯科未亞”、“諳厄利亞”，直至“利未亞”、“厄日多”、“莫訥木多¹⁹彼亞”、“聖多默島”、“孛露”、“蘇木”、“長人國（智加國）”、“墨是哥國”諸條。雖然其中“莫訥木多彼亞”條即是《職方外紀》中的“馬拿莫大巴”條，但這部分基本上是採用了《坤輿圖說》。儘管如此，“孛露”的國名未作“白露”，而是採用了《職方外紀》的用語，此點頗難索解。

其後“爪哇島等處有鳥”諸條全是《坤輿圖說》的“圖說”的部分。但其中“臥兒狼德亞國有魚，名烏泥箇爾奴”，即所謂“獨角獸”(unicorn)一條由來不明。《坤輿圖說》中相當於此的是“印度國產獨角獸”一條，但說明卻相當不同²⁰。

接着從《坤輿圖說》的《亞細亞州》引用了“莫臥爾國”的“人奉四元行”一節，加上了“四元行者，華人所謂五行也。猶曰印度地水火風者也”這樣的說明。其後是所謂“七奇圖說”等共計八條。

其後接着從《海語》卷下引用，在“海神”、“飛頭蠻”²¹、“蛇異”、“龍變”、“石妖”諸條之後又回到卷下最初“畏途”一條，接着是“崑山”、“分水”、“萬里石塘”、“鐵板沙”諸條，並於此結束。但是應該注意的是在“萬裏石塘”和“鐵板沙”之間插入了約400字左右的文本。“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這一部分正是從《職方外紀》卷一“回回”條引用的，構成剩下部分的“因緣譚”出典未詳，而且其用意也不清楚²²。

以上弄清了全4卷的文本的出處。此外卷末還附有熊士旂的《廣州通紀跋》。這個跋也和序文同樣，是從他書轉借的，實際是《職方外紀》熊士旂的跋。露破綻的地方當然給修改了，例如，“《職方外紀》之有刻，為益匪細也”一句改成了“《廣州通紀》之有讀，為益匪細也”；“西海先生”改成了“西極先生”。無論如何，單從其序文抄自《海語》，跋文抄自《職方外紀》這點看，這部書的雜糅的特點就非常明顯。

《石妖》中幾次言及“漳人”，書中全改成了“廣人”，這也只能說是為了和《廣州通紀》的“廣州”一致而進行的變更。

幾點特徵和此書作成的推測

通觀此書，大概立刻會注意到，在引用《職方外紀》、《坤輿圖說》二書的時候，與天主教相關的地方都非常用心地刪去了。例如，刪除了“以西把尼亞”條中與天主堂相關的記述約150字，“佛郎察”條中奉教的記述兩處共計200字左右，“意大里亞”的“羅馬”條中

¹⁶ 《廣州通紀》寫本誤作“而蜜”。

¹⁷ 《廣州通紀》寫本標題脫落。

¹⁸ 《廣州通紀》寫本“瑪”字寫成了類似於“為”的簡體字“為”的樣子，恐誤。

¹⁹ “多”，《坤輿圖說》作“大”。

²⁰ 舊藏者也注意及此，在欄外注引了《坤輿外紀》的記載。

²¹ 按《海語》的順序，這一部分應是“人魚”，但由於已經在上面出現過了，所以此處略過。

²² 現在為便於參考將該部分抄錄於此：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至此是《職方外紀》的文字）此山中有桃園，蓋葬處也。園林桃四，線周墉。弘治中流落華人元（此一字不明）行步此林，中有一舍，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一顧，亦不為意。出前路遇一人，是本國故人也。且行且談，次旅舍。故人問其婚，不知其本，而曰，未。曰，今年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歸，其夜即牆頭少女正相逐而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生平所以識爾，爾自忘之，今也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宿爾旅舍，謀一宵歡，爾何以驚為。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謬，蓋適尾其故人行得之諸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既而誘行女家。其家有翁媪，居一室，子獨寢一房，逮歸而使家媪啓其戶入，少年即與女坐室中，殊以綺羅盛服極鮮美新著之，偕與飲宴而就寢，黎明而去。如斯已數十日，既而少年以官命歸國矣。前有與其女家採納，其少年故人以為媒，皆以病死，未數十日也。

“耶蘇昇天之後”以下基督教教史相關的記述二百數十字，“利未亞”的“厄入多”中天主教相關部分兩處 200 字左右，同書“亞毘心域”中“又能崇奉天子”以下約 100 字，等等。稍稍與天主教有關聯的部分都細心地刪除了，簡直難以計數。

以上只是單純刪除的情況，也有改變字句使其合乎要求的例子。例如南米“孛露”條中“近天主教中土人往彼教化……”改成“從海舶往來西國教化”，“海族”中“見十字聖架，亦能俯伏”改成“佛語，亦能俯伏”。

日本寬永七年（1630）以降，把利瑪竇等的 32 種著作列為禁書²³，取締極盡苛酷之能事。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當然名列其中，是不允許向公眾講讀的書籍。但是實際上輾轉傳抄，在普及世界地理知識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²⁴。此書於享保十六年（1731）德川吉宗執政時，一度准許由長崎輸入²⁵，但一般都不知道該書已解禁，似乎一直是秘密地流通的。此外，即便是暗地看《職方外紀》，也不敢明示其書名，而是改做別的名稱，比如《艾氏萬國圖說》、《艾氏圖說》等²⁶。在如此嚴格禁教之下的日本，製作出把大部分內容歸於南懷仁名下、假託廣州地誌之名的《廣州通紀》這樣的書也並非不可能。“河豚”條末尾附加上“日本河豚不殺人，必無毒”這樣的話，還有在添加了原書沒有的文字的部分和有所改變的部分中，日本式的話語零星可見，都為這一推測提供了證據²⁷。

但是如果認為此書是在日本偽造的，就有必要檢討做為原典的《職方外紀》、《坤輿圖說》、《海語》究竟是否具有利用的可能。如上所述，儘管《職方外紀》是禁書，也被廣泛閱讀。此外，《海語》自明末以來已被幾部叢書收錄，在日本也得以寓目的可能性很高。但是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的原刻本極其稀少，原刻本以外只有《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指海》等收錄的版本。《圖書集成》於寶曆十年（1760）由幕府輸入一套²⁸，但其方輿彙典坤輿典第 3 卷坤輿總部彙考三是刪略較多的節略本，未包括《廣州通紀》引用的以七奇圖說開始的部分²⁹。此外無須贅述，《四庫全書》的利用當然是不可能的，那麼剩下的就只有道光十九年（1839）刊行的《指海》了。如果是據此偽造，《廣州通紀》作成年代就只能是在此後。如果只考慮在日本偽造，那麼從《指海》刊行的 1839 年到佐藤信古抄寫的 1843 年就只剩下很短的時間，那麼這樣考慮是否合適？似乎還需要把在中國製作的可能性也考慮進來，再加以進一步的探討。

²³ 近藤守重《好書故事》卷第七十五，書籍二十五，禁書二。《近藤正齋全集》第 3 卷，國書刊行會，1906 年，219 頁。

²⁴ 參：鮎澤信太郎《艾儒略の職方外紀に就いて》，《地球》第 23 卷第 5 號；《江戸時代の世界地理學史上に於ける職方外紀について》，《地球》第 24 卷第 2 號等。

²⁵ 近藤守重《好書故事》卷第七十四，書籍二十四，禁書一。《近藤正齋全集》第 3 卷，218 頁。

²⁶ 有享和二年（1802）序文的山村昌永《增譯采覽異言》中引用了這一名稱。鮎澤信太郎《江戸時代の世界地理學史上に於ける職方外紀について》，52-53 頁。

²⁷ 例如，如果“萬裏石塘東南在萬裏長沙”是要表現原文“萬裏長沙在萬裏石塘東南”的意思，那麼“在”必應作“有”。這樣的錯誤可能可以解釋為是日本人所為。但此處也無須深究，也可能只是把順序弄錯了。不過別處也確實還有看上去感覺稍不自然的地方。

²⁸ 大場脩《江戸時代の中國典籍交流》，《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9《典籍》，大修館書店，1996 年，147 頁。

²⁹ 順便說一下，秋岡武次郎進行了日本傳存的《坤輿圖說》的江戸期寫本的調查，田安德川家舊藏，昌平校舊藏（1809 年抄寫）等據說都是來自幕府的《古今圖書集成》。秋岡武次郎《南懷仁の坤輿圖說に就いて》（二），26 頁以後。